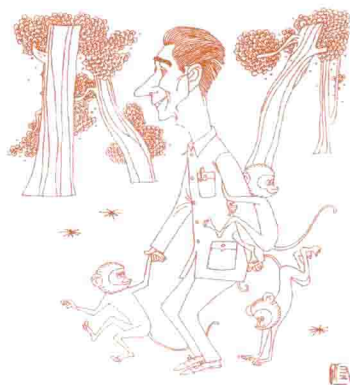




我和爸爸马三立

马景雯 张宝明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100506
100506



1956年马三立任天津广播曲艺团副团长



1998年马三立与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刘峰岩，副市长鲁学政、于海潮，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等同志合影



1984年马三立入党，时任天津市曲艺团主持党务工作的副书记孙福海同志向他表示祝贺



马三立与老伴儿合影



马三立演出剧照



马三立与本书作者合影



作者正在审阅《我和爸爸马三立》的再版清样

前 言

我是相声老艺人马三立的三女儿，是从医三十多年的主管护师，今年六十六岁。2003年2月11日，九十岁的爸爸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痛不欲生。为了从巨大的悲恸中解脱出来，我鼓足勇气拿起爸爸多年搞创作的这支笔，并决心用这支笔写出爸爸鲜为人知的逸事，以复原爸爸的音容笑貌。

我出生时爸爸二十七岁，除了“文革”十年下放到广西，其余时间都生活在爸爸周围。特别是1980年回城后，一直到给爸爸送终，接触更为密切。爸爸那不甘人后的性格、超凡的记忆力、知足常乐的心态以及做事认真、礼貌待人、虚心好学、手不释卷等方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书中回忆了我童年幼稚给爸爸带来的乐趣，回忆了爸爸创业养家的艰苦历程，回忆了舞台下的爸爸衣、食、住、行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特别回忆了爸爸低调处世、正视荣辱、对相声艺术的执着、与观众情同鱼水……总之，从他诸多的生活轨迹中挖掘出贯穿他一生的仁、忍、韧、任，很多内容都是第一次向外界披露。

九十个年头是接近一个世纪的时空，爸爸曲折的经历、复杂的情感加上时代的变迁，更由于我们局限的视野、蹩脚的文笔是难以写出像样的作品的。就让它去偿还我的一个夙愿——

记得爸爸病重时有一天握住我的手深情地问：“你有一个说相声的爸爸感觉怎么样……我能给你什么呢？”爸爸的动容和突然发问使我心中一阵酸楚，脑子顿时懵懂。哭泣中我回答得既直接又简单，该说的话没有说完，时至今日仍内疚于心。

今天我要把这本用赤诚之心和滚烫泪水写成的书献给生我养我的爸爸，以这些充满爱父和父爱骨肉情怀的文字来表示对爸爸永远的思念。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本书的作者署名为我和我的爱人张宝明，也就是书中不断出现的人物——胖子。他不仅是爸爸的女婿，更是爸爸一生钟爱的相声艺术的知己。我和胖子在本书写作中配合十分默契。两个人在写作中，几百个日日夜夜经常在回忆父亲的泪水激动中度过。为了把人物关系交代清楚，就以我这个女儿的角度讲述，便于读者阅读。借此机会我要向多年来一直喜爱、关心、支持、帮助爸爸的热心观众、听众，表示最衷心最诚挚的感谢！

马景雯

一为多赚点儿钱,二为取暖。

荷枪实弹的军警好像斗败的鹌鹑无精打采,耷拉着脑袋缩着脖子三五成群地调来调去,嘴里还骂骂咧咧,使得街市上的气氛紧张无序,呈现一片萧条凄凉的景象。

我们家住在南市福安街九成里二号,房后不远就是广播电台。在前院的一间平房里住着七口人:三爷爷、妈妈、我和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屋子里没有像样的家具,不知道为什么把原来的炕也拆了,更显得空荡荡的。在对着门的墙角处铺着一溜儿厚厚的稻草,上面有被和褥子,这就是“地铺”。老年多病的三爷爷躺在一边一动不动。妈妈和大姐在地铺上面用箱子、砖、木板又搭成一个小屋,还拿棉被当作帘子。刚搭好时我就领着弟弟出出进进还没完没了地问妈妈:“搭这小屋干吗呀?啊?”妈妈缠不过我就小声地说:“要打仗了。”后来才懂得小屋是为了挡枪子儿。那年我不到八岁,大姐十三岁,二姐十岁,大弟四岁,二弟才两岁。

严寒的冬季昼短夜长,加上阴天五点钟就黑了。饭后,弟弟们都睡了,妈妈在煤油灯下缝衣服,脸沉沉的一句话也不说。大姐皱着眉头在支炉儿上赶碌着烙饼,随时把放凉的饼装进面口袋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心想这得几天吃完?明明是白面裹着棒子面,可大人们非叫它金裹银(鱼儿)饼,不明白。

风更大了,刮得窗户呱嗒呱嗒地响,我睡不着蒙着棉被在小屋里,来回数着家里的人。爸爸这些天总没在家,我忍不住问妈妈:“爸爸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妈妈没有回答。不懂事的我硬是推着妈妈的腿不停地问。妈妈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妈妈,她忍着心烦对我说:“你爸爸在北平(北京)啦,还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我看了看妈妈不再问了,敢情妈妈也在想爸爸。

屋里院里街上都安静极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一阵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沉寂,紧接着枪炮声连成一片。妈妈急忙放下针线,用木棍顶好门,吹灭油灯爬进小屋抱紧弟弟,我们姐儿仨也搂紧妈妈一动不动甚至不敢大声喘气。黑暗中我看见妈妈睁大眼睛盯着周围,侧着耳朵分辨声音,似乎做好了各种准备。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整个房子都在摇晃,后房山像是被什么推得颤巍了一下幸亏没倒,一家人抱得更紧了。恐惧笼罩着大地,更折磨人们的心灵,就这样胆战心惊地等着、等着,不知道还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后来才听说我们门口巷战特别激烈,因为电台是“兵家必争之地”。那声巨响是一颗炮弹落在我家附近,房子炸坍了,一家人伤亡惨重。这炮弹离我家才咫尺之间呀,童年的我就领略了战争的残酷。

第二天,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紧接着北京也和平解放了!不久,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屋门开了,急匆匆走进一个人,我一眼就认出是爸爸。

目 录

序 津门相声的魂魄	薛宝琨	001
一本没有读完的书	刘连群	001

前言	001
----	-----

引子	001
----	-----

第一章 童年回忆	001
----------	-----

我也夯滚子	001
我是在爸爸胳膊腿上长大的	003
有勇无谋	007
收获的季节	008
竟有这样赚钱的老师	011
普天同庆	013
你受得了那份儿罪吗	014
“桂顺斋”和“齐顺桂”	017
行,比我酒量还大	020
钱这玩意儿	022
二秋好枣	024
爸爸的爱与教	028
真盼着上体育课时下雨	030
爹娘疼儿女道长 儿女疼爹娘线长	032

这不是要摘妈妈的心吗	137
相濡以沫	140
别了, 亲人热土	145
令我惊喜的邮包	148

第五章 爸爸一生中所表现的仁、忍、韧、任

仁	154
爸爸在生活中表现出的仁慈	154
以仁待同行	156
仁就是爱	158
忍	163
地头蛇欺人太甚	163
“闯关东”折辱蒙骗	166
遭冤屈忍无可忍	169
就六角不干不行	171
小不忍则乱大谋	173
韧	175
“打”与“损”激怒有心人	175
人家能行, 我何不行	177
为了《买猴儿》流血	179
八十年如一日	182
任	185
任劳任怨	185
任重道远	187

第六章 膝下承欢

包子还是新出屉的香	192
翁婿情深	195
关怀	195
论戏:《铡美案》的国太是不是《打龙袍》中的国太?	202
论戏:你说说,“什么叫六礼已成, 尚未合巹”	204
作业	212
有关《红楼梦》	221
往事杂谈	223

生,艺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日子更为悲惨。

爸爸为挣钱养家糊口,每天很晚才能回家,都是妈妈给爸爸等门。赶上天气不好,妈妈更是不安,不停地看着表。我小时候特别爱注意大人的眼神儿,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盼着爸爸早点儿回家。只要爸爸不回来不管多困我都睡不好,等爸爸一进门准醒。哪怕是看爸爸一眼,才能踏实地进入梦乡。

有一天很晚爸爸才进门,他疲倦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大口吸着烟。妈妈递过来一碗水刚要说话,爸爸无力地朝妈妈伸出两个手指,嘴里嘟囔说:“瓢了,滚子夯。”妈妈会意地出去了。本来都快睡着了的,一下子来了精神儿。爸爸比划两个

手指分明是两个的意思,那什么叫“瓢了,滚子夯”呢?家里的人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可偏偏妈妈能懂?不行!我得弄个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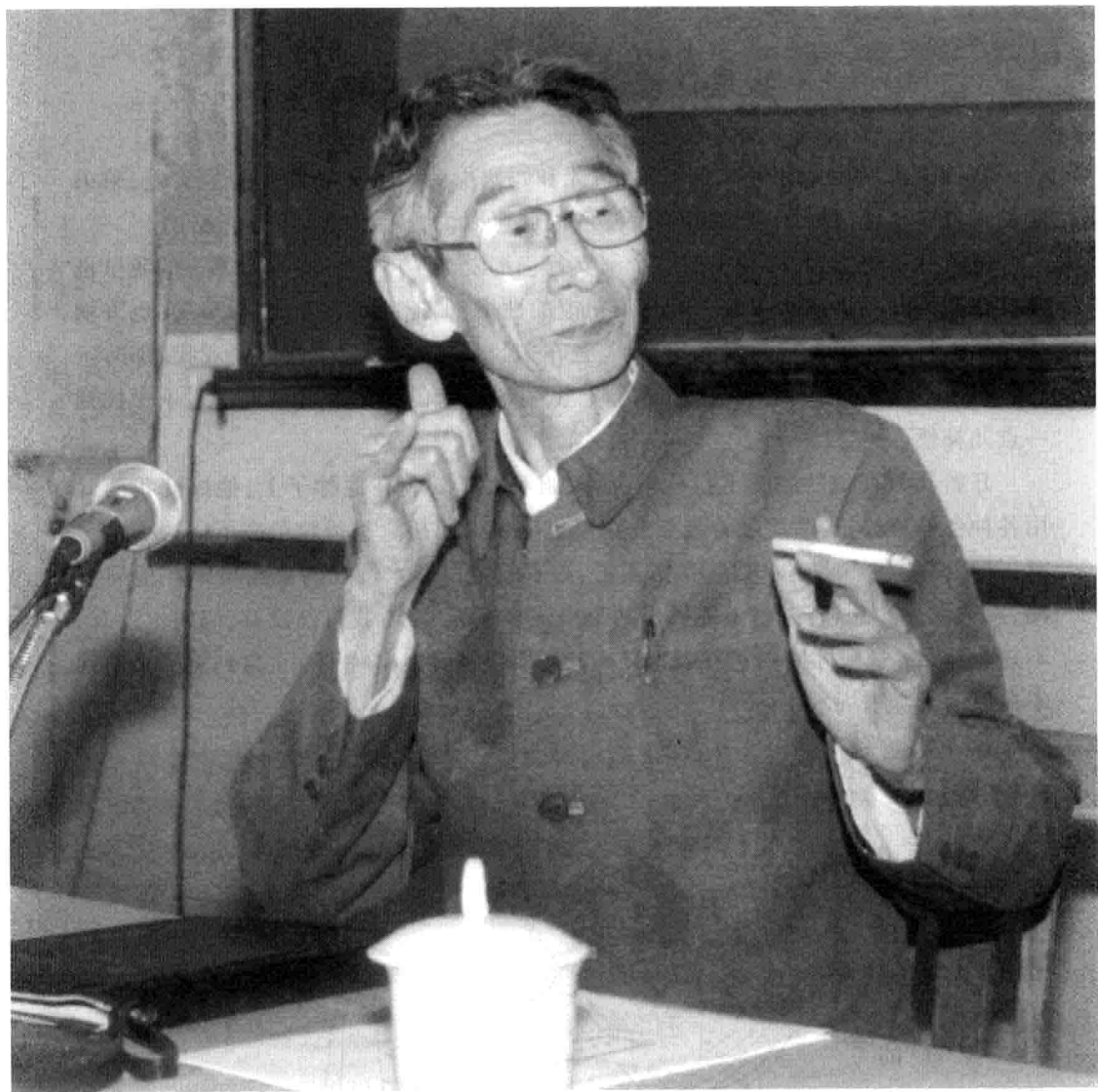
我闭着眼装睡,偷眼看见妈妈十几分钟后端着一个冒着热气的小锅进来。一阵咔咔咔声音过后我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这香味儿很快就充满到屋子的每个角落。我好奇地再偷眼看,原来爸爸正在慢慢地吃着煮鸡蛋。不错,是煮鸡蛋的香味儿。可妈妈平时很少给我们煮鸡蛋呀,单等到晚上给爸爸煮,真偏心。想着想着

马上又责备起自己,怎么能和爸爸比呢?一家人没有爸爸挣钱怎么活!尽管东想西想可鸡蛋的香味儿太馋人了。心里越想吃肚子就越感觉特别饿。我从小到大再到老改不掉的一个毛病就是有话不说心里憋得慌。我真的忍不住了,就狠狠心闭着眼脆生生地说:“我也夯滚子。”

夜深人静,突然间躺在炕上的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让爸爸妈妈一下子愣住了。他们对视了一下好像互相在问是谁说梦话?“我也夯滚子。”又一句。嗯,是“三儿”的声音。爸爸跟着问了一句:“什么是夯滚子?”我索性睁开眼扭过头来说:“滚子是鸡蛋,夯是吃,我也吃煮鸡蛋。”妈妈弯着腰用手捂着嘴生怕笑出声来。爸爸笑得更开心



我也夯滚子



1986年马三立在全国漫画艺术讲习班上讲课



与三女儿马景雯合影

我乐,可后来就有些担心了,不时对爸爸说:“差不多就行了,万一摔了胳膊腿窝了脖子可是一辈子大事!”“再说你一天到晚在外边累,回来也该歇会儿了。”爸爸总是大包大揽地说:“这孩子学东西又快又认真,有我保着她,你放心吧。”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多的时间六节动作能从头到尾连贯熟悉、准确、无误地完成而且姿势优美。有时家里来了近亲近友爸爸还让我练一把显露显露。我受到夸奖时又高兴又得意,哪里想到这一切为我日后的舞蹈、体操、跳水等业余爱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3 年在南开中学体育馆为学生体检,大厅的一侧摆放着一座五节跳箱和两张垫子,顿时产生了一个怎么也挥之不去的念头——我还能跳过去!好不容易挨到了体检休息时间,禁不起诱惑的我忘记了做准备活动,忘记了还穿着白大褂儿和高跟鞋,一阵助跑分腿腾越而过,稳定平衡地落在垫子中央,真叫干净利落。在场的医务人员、教师、学生都感到十分突然和惊讶,纷纷投来钦佩和羡慕的目光。那年我已经五十二岁了。

有勇无谋

我小时候活泼爱动,特别是在外人面前从不扭捏,有问必答,像一些熟套子话更能对答如流。

七岁那年,天津曲艺界著名乐师李墨生先生常来我家串门,他和爸爸同岁,所以爸爸让我们称他李大爷。后来才知道李大爷音乐造诣很深且多才多艺,三弦、四胡、京胡、琵琶样样精通,鼓曲不用说,还能唱京剧。听说早年他曾用四胡为鼓界大王刘宝全伴奏,晚年专门为骆玉笙大师的京韵大鼓伴奏琵琶,是一位难得的资深演奏艺术家。

印象中李大爷从来没利落过,穿大衣裳时很少系齐过疙瘩襟。他大高个儿、大脑袋、大脸而眼睛又小又肿根本睁不开,老是给人没睡醒的感觉。手大得出奇可特别软和儿,就是跟你说着正事时垂在下面的双手十指也总不闲着,抓挠得让人心忙。要知道李大爷的两只手是他毕生事业成功的保障。他练功勤奋刻苦,不论“三伏三九”露天演练达到技艺娴熟,又潜心钻研创作曲调,伴奏中托腔十分严实,使演员唱着舒服发挥自如效果良好。唱段中比较复杂的大过门儿经常得到观众喝彩实属不易。因为他拉四胡出名,那时天津的观众送给他一个爱称——大胡七儿(大胡琴)。

就是这位“大胡七儿”大爷逗我逗得出了圈,张口闭口说我是他的闺女,现在是暂时在马家养着。我小时候小圆脸,所以他经常指着爸爸说:“你哪儿像他,脸形多像我,跟我回家吧!”爸爸妈妈总是乐也不说话。我真的懒得理他,有时知道他来了我就躲起来,可他一来就满世界找我。有一次同着爸爸妈妈他把我叫到跟前,一边装哭一边说:“跟我走吧,咱回家吧,我太想



有勇无谋

的头,棵子两侧取两等分(少量)剪开弯起即是老渔翁手臂,中间部分扎起作为老渔翁的身子,用一根笤帚苗一端系上一根线下垂,另一端插入渔翁右手处,用大的莲子皮儿还可以做成渔翁的帽子,远远看去栩栩如生。

沙果的玩儿法更是多样。一棵高粱秆或麻秆两端拴上两条线,线下端再各拴一个沙果,挑在孩子们肩上美滋滋晃来晃去,说不清是一挑担还是一挑水。更有意思的是好多孩子在户外扎堆游戏,大家嘴里吃着、肩上挑着、身上扭着,在院子里、胡同里穿来穿去好不快活。在这个行列里已经找不到我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兴奋着我,因为我已经满八岁了,我要上学了。要不是天津解放,我这艺人的女孩子很可能十几岁也上不了学。

妈妈给我做了一身新衣服,又缝了一个新书包,买好了全新的文具。我从小强量,自己包书皮,在书和本的中间竖着一块厚纸板,使书包显得额外板实。一天几次我把准备好的书包背在肩上昂着头从屋里走到院里,又从院里走到屋里。用当年的一句俏皮话就叫“屎壳郎敲铜锣——臭美一当当”。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到南市华安街兴隆里三条三号,是个小独门独院。

开学前一天的下午,爸爸把我叫到屋里告诉我,从跨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就是学生了,脑子里一定要时刻想着为什么上学,怎样才能上好学。接着爸爸一板一眼地说:“上学就是受教育、学文化。相反不受教育就不知怎样做人;没有文化就是文盲,文盲就像睁眼瞎啊!一个人没知识、没学问、没技术、没本事,养活自己都困难,更谈不上为国家作贡献。我要求你先做到三件事:第一,讲礼貌尊敬师长,上学放学见到老师家长一定要鞠躬问候;第二,遵守纪律在学校严守校规,在街上不准逗留注意安全;第三,上课用心听讲不懂就问,按时完成作业保证成绩优秀,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

“另外,”爸爸点着一支烟接着说,“不能旷课,病、事假要有家长写的假条。每天一定要吃早点而且在家吃,不准带早点到教室里吃。你买俩炸糕坐在教室吃,吃完没处洗手就用舌头舔,那不成猫了吗?不许迟到,迟到既影响自己的学习又影响全班同学学习。人家上半节课你突然推门就进,走起路来还大摇大摆愣充教育局领导‘查学’,那叫出洋相,老师同学对你印象能好吗?所以早晨一定要早起。‘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嘛,哪三光——头光、手光、脚光,光就是干净整洁;三慌就是心慌、手慌、脚慌。起得早头光脸净衣帽整洁手脚利索,背上书包精神百倍,一看就是好学生。起晚了麻烦啦,心里先慌了神儿,顾不上洗脸漱口穿上衣服蹬上鞋提拉书包往外跑呀!到学校老师同学一看全乐了:乱糟糟的头发像孵鸡的窝,满脸淤泥,两眼粘着眵目糊,一边多一边少,别人一看整个儿一个大小眼儿,鼻涕流下来不擦使劲往里吸,

大有不顾山高水深沿津浦铁路推到南京、上海之势,这就是我十多岁时爱玩儿不要命的真实写照。

小时候我太爱运动了,不管玩儿什么都精神十足。像欸(读 chuā)拐(羊骨头)、弹杏核儿、扇毛片儿、抽陀螺、抖空竹、推铁环、踢毽、跳绳、跳猴皮筋儿、跳板凳(从站位或躬位的人身上跨越)、扑墙(徒手倒立)、踩高跷、打秋千等无所不会无所不能。特别是“秋千”不打平横梁不算本事,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儿后怕。

童年的我小圆脸窝眼儿,长睫毛,嘴呢,有点儿鼓薄嘴唇儿随我爸爸。头发特别好,两根大粗辫子垂到腰间,衣着简单颜色谐调明快,人也显得精神。从我们家到百货公司(百货大楼)连五分钟都用不了,经常和同学去那里买糖。像牛奶奶糖、小人酥、黄油球等家里人都喜欢吃。有一次买完糖一回头看见几位外国人在买玩具,商场的女翻译正介绍商品,我们也围了过去。一位黄头发的中年妇女不时地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因为距离很近她蹲下来抚摸我的辫子,我一点儿也不紧张,一直对她微笑着。她高兴极了,站起身来指着一个两尺多高的漂亮娃娃和翻译说了几句,翻译让售货员把娃娃拿给外宾,没想到她转过脸来把娃娃放在我手上让我抱紧。事情有些突如其来,但我一点儿也不慌,很有礼貌地说:“谢谢,我不要。”可她越发喜欢我,又和翻译说了几句,翻译告诉我:“一定收下娃娃,这象征着中苏友好嘛。”面对外宾的诚意和翻译的解释劝说,我决定收下娃娃,笑着说了声:“谢谢!”转过身来抱着娃娃大大方方地走出大楼。商场里的人指手画脚议论着,也许在说:“行,瞧这个女孩儿,真够冲的。”

一般的女孩儿凑到一块儿总是模拟大人抱孩子玩儿过家家,我不行,做完功课经常在院子里使枪舞棒。挤眉弄眼儿学孙悟空,嘴里还不停地敲着锣鼓点儿。下雨天呢,就在床上唱戏,学着像“马趟子”呀、“走边”呀一样的动作,模仿戏台上青衣花旦的举止比比划划有声有色,看着挺热闹其实一句词儿也不会。反正像不像三分样,哄着自己玩儿呗。有时还净惹祸。有一天,外面下雨,我在床上斜披褥单儿右手拿着布掸子当拂尘扮作神仙罗汉模样,把搓板靠在板凳上当楼梯不停地上下,没走几回咔嚓一声把搓板踩折了。妈妈又气又疼埋怨我说:“哪家闺女像你这么淘神,没个女孩子样。要是搓板把脚磕了一瘸一拐看你将来怎么办?”那些日子还真消停了几天,等过这劲儿,“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家里经常有观摩戏票,只是大人没时间去看。一次是梅派戏《霸王别姬》,盛情之下爸爸妈妈一起去看戏,我非要跟着,爸爸到后台和演员打招呼,我也去了后台。哟!那场面我俩眼不够用的。这边看看蟒袍玉带,那边望望刀枪剑戟……一面大镜子前两三位师傅围着一个女演员忙活(其实是男扮女装),听人说这就是今晚唱主角的虞

自己经常躲在安静和不易被发现的暗处。到了晚上,雌性蚊子凭着自己身上的传感器能在千分之一秒内准确地找到散发出二氧化碳的人,当蚊子嘴儿刺入人的皮肤后,先吐出带有抗凝血素的唾液和隔宿未消化的陈血再吸新鲜血液,这也是蚊子传播疾病的过程。蚊子传播的疾病达八十多种。

以后,爸爸又断断续续地从苹果熟了为什么掉在地上、船桨向后划而船却往前走、公共汽车到站前先慢慢刹车等现象,讲到了大科学家牛顿的物理三定律;从热水能把踩瘪的乒乓球重新再鼓起来、铁轨铺设时衔接处要留一定的空隙,讲到物质的热胀冷缩;从虾蟹煮熟变红是因为加热时虾蟹体内色素蛋白质分离出了红色素,讲到大蒜抗菌功能极强,但剥皮后保存则极易变质,是因为大蒜含有的“蒜素”是挥发性的,等等。爸爸还亲自动手做实验,他把一根火柴放在地上用老花镜在阳光下聚焦片刻能将火柴点燃。这事放到现在不算什么新鲜,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对孩子来说就是不可思议的。爸爸一边做,一边讲简单的光学原理。后来我们发现爸爸每讲一题都事先做好准备,没有一次只讲现象不讲本质。他常说没接触到的事没办法,只要是你接触了就要问个明白。俗话说“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时间一长全家人也就逐渐养成了讲科学的习惯。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一位相声艺人,一生求知若渴,无论是在饥寒交迫的岁月里还是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中,他不怨天尤人不虚度光阴,即使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仍能塌下心来看书学习。到了晚年他就戴着老花镜、助听器坚持读书、看报、看电视直到生命终点。他一生羡慕并仰慕有真知灼见的人,他坚信没有知识要想办好事情只能是句空话,更何谈“立德、立功、立言”。爸爸对学习的那种孜孜不倦认真钻研的精神,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行,比我酒量还大

年幼无知头脑简单情有可原。我小时候岂止是幼稚,应该再加上莽撞冒失。

盛夏的一个星期日,大人们说这种天别说干活,就是光坐着,脖子、胳膊窝、前胸、后背往下流的汗都能把裤腰湿透。可家家的孩子不知是觉不出热还是顾不上热,反正多热的天也挡不住玩儿。我从小到大没有午睡习惯,吃完午饭一抹嘴就去找同学玩儿了,好在住得都不远。小姐妹聚到一块儿总是先“文玩儿”一阵,如前面说过的款拐、弹杏核儿等,而后就改为“武玩儿”了,如藏蒙个儿(捉迷藏)、老鹰抓小鸡等,反正是变着花样地疯跑。我身子灵活腿脚快,抓别人一抓一个准儿,别人抓我十有八九